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

## 第十六回 大魏村三老談往事 晉安橋一言指迷途

萬轉身如不動舟，風翻浪湧便難收。臨流執定高和舵，一路輕帆到岸頭。

話說邱長春同眾師兄到了咸陽大魏村，見屋宇破壞，村落荒涼，有三位老人坐在一個廟宇門口，長春上前深施一禮。便問王孝廉的居宅，內有一位鬚髮皎然的老人便說：「你問王孝廉的居址，敢莫有啥瓜葛？」邱長春曰：「他是我們的師傅，在山東傳道，羽化升仙，我們幾人送他靈柩歸來，昨在南山之下討地安葬，今者欲回山東，故到此問一問他家人口。可以平安否？」

老人聞言，歎了一口氣說：「你師傅是我宗兄，我排行第三，人呼我為王三老，自我宗兄離家之後，周氏瘦子憂慮成疾，因病身亡，他兒子秋郎，跟著岳父去了，一年半載回來一遭，他家現時無人。」長春又問：「這村子如何這般敗壞？」王三老又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自我宗兄走後，村內莫當事的人，他們都是各顧各，有事來了，無人出頭料理，自隨別人攪磕，故此越攪越爛，越好越窮，竟將這村子敗壞，後來聽說孝廉成了仙，都說他把風脈拔去，輕輕將這罪過移在他身上。」長春又問：「怎知他成了仙？」王三老指著廟宇道：「這是南北幾村與他修的廟，你們進去一看便知。」長春同眾師兄進得廟來，果見上面塑的師傅神像，儼然如生，齊上前禮拜，見匾額上寫著『挺乎人豪』四字，左右對聯題曰：「顯道術於咸陽，噴酒滅火，垂恩光於故里，施符驅瘟。」

邱、劉等看畢，不知其故，便問三老怎樣驅瘟滅火？三老曰：「那年我們這一方瘟疫流行，傳染甚重，人人驚恐，忽有一位黃衣道長，朱書靈符，遍地鄉村，並不取分文，得此靈符貼於門上，瘟疫頓消；又聞人言咸陽市下起火，燒著民房，撲之不滅，見一位道長，也走身穿黃袍，從酒店內出來，手中擎著半杯酒，喝了一口，向火噴去，其火自滅，市人感他救火之功，都來問他名號，他言三橫一直走姓，三士張口為名，說罷，飄然而去，轉眼不見。過後有人識破這兩句話語，三橫一直王也！三士有口吉也！說他定是王吉。這話傳到我們村裡，方知他成了神仙。我們有個族嫂，人呼為玉媽媽者，臨終之時，也說「孝廉叔子，身穿黃衣，來接我去。」

故此南北幾村，感他護庇之恩，倡修這座廟宇，以酬其德，左壁廂懸有木牌，以祀其事，一看便知。劉、邱等同到牌下仰面讀其文曰：「蓋聞有勤勞於國者祀之，有功德於民者祀之。我村王公諱吉，異人也。幼年讀書，壯歲習武，自舉孝廉後，托病中風不語。人莫窺其動靜，養病一十二年，未出門前眺望，自一旦失去，不知何往？四處探訪，渺無蹤跡，嗣後起瘟疫，公施符救免，保全性命頗多，鄉人均惠澤，又於咸陽市上嘍吃酒滅火，謎語留名，度寡嫂而昇天，祐鄉人以多福，公既不忘鄉里，而鄉井之人，豈負公哉！況有驅瘟滅火功德，於民祀之，未為不可。故邀集鄉人公議，倡修殿宇裝神像，歲時祭祀以酬其勞，是以云爾。」

邱、劉等看畢，歎曰：「先生神機莫測，變化無窮，非我等所知也！」又見王三老向著一個小廝耳邊，不知說了些甚麼語言，小廝點頭而去，不一會同一莊漢提著一個藍子走來，內裝麵食之類，請他道友幾人受享。劉邱等才說了一個謝字，三老曰：「勞你幾位送宗兄靈柩還鄉，又來探望他家，無好款待，不過便飯，當不得一謝。」邱、劉等見他這樣講說，即來吃飯，是夜歇在廟中。更有許多人來相問，次日天色將明，有七、八處送飯食來，他們道友幾人，那裡吃得許多，不過每家用上一點，領一領情。劉長生與眾道友商議，將馬丹陽所送的盤費銀，還剩有十餘兩，拿來交與三老，以作培補先生廟宇之用，眾道友稱善！遂將銀交與三老，說明其意，王三老將銀收托，邱、劉等即告辭起身。離了大魏村，走有十餘里，到一大樹下，大家坐著緩息，譚長真曰：「我們送師西歸，大事已妥，若再到山東，也不過把馬師兄飯吃些，錢用些罷了。常言道「世無不散的筵席。」又曰：「道不戀情，戀情非道。」久在一路，豈不聞三個成群，五個結黨，反惹物議，大有不便，不如各走一方，得以自由。」王、郝等曰：「師兄之言是也。」於是劉長生往東南而去，王玉陽西南而去，譚長真往南走，赦太古向東行，邱長春見他們把幾條路走完，他也無走處，就在這陝西地方，募化度日，若志修行。

這且不表，單說郝太古游到晉地，見一座石橋有八、九洞，橋下根腳俱是生成的磐石，每到秋冬河竭水枯，常有那逃難飢民在橋下歇宿。郝太古見橋下甚是潔淨，正是水枯之時，他便在橋下打坐，起先無人知覺，倒也清靜，後來漸漸有人知曉，遂惹下牽纏。感動了近處居民，見他終日打坐，知是修行之人，故此常與他送些饌餅餅，他怎麼吃得許多，剩下的就堆在面前，被那些鴉雀老鴉，你啄一片，我啄一塊，飛在半空或掉下來落在水內，或墜於路上，那些小娃子看見，便撿來吃，尋蹤捕影，來在橋下，到太古面前玩耍，見他坐著不動，猶如泥塑木雕一般，那些小兒耍熟了，就把他當菩薩要蓋廟。便撿了些石頭瓦塊，在兩邊砌起做牆。又折些樹枝在上面為梁，址了些草蓋著。每日在家中吃了飯，便邀約一路到橋底下來，向著郝太古磕頭作揖，嘻笑喧嘩鬧個不休。郝太古是有涵養的人，並不在意，恁他們翻騰吵鬧打跳，總不理睬，這也算得鬧中取靜，不為無益。

一日前村辦觀音蓮台會，那些小娃子看會去了甚是清靜。郝太古見一人在橋下磨磚，磨一會又拿起向臉上照一照，照一照又磨，磨一磨又照，如此數十次，把一塊磚磨消化了，又取二塊來磨。郝太古見他磨了半日，以為把磚磨個甚麼器皿，今見他將磚磨成泥漿毫無所用，又欲磨二塊，恐他自用工夫，有心指撥於他，遂問那麼磨人曰：「你磨這磚意欲做個器皿乎？」其人答曰：「然也。」郝太古便對他說：「你要做器皿，先須立個成心，或鑿高而削平，或取力而就圓，依乎規矩，才成巧妙。你今不取法則，胡亂磨怎得成功？我且問你到麼個器皿？」其人答曰：「我想將磚磨光亮做個鏡兒，早晚照一照面容。」郝太古聞言笑曰：「磚乃瓦尼，非銅非鐵，焉能磨得光亮，豈不白費工夫？」那人大笑：「依你這樣講，說我這磚既磨不成鏡，你那坐又焉能成仙？你如此枯坐，無異我之磨磚也。」郝太古聞言猛吃一驚，慌忙站起身來，急趨上前，意欲請教，那人飄然而去，不得與言談。郝太古知是異人到此，指點枯坐無異，收拾行李，離了晉安橋，望幽燕而去，有請歎曰：

磨磚枉自用工夫，兩下俱為費力事。

靜坐孤修氣轉枯，一言提醒破迷途。

不表郝太古北遊，又說長真南行。一日來在隨州之地，天色將晚，並無古廟涼亭，又無招商客旅，見路旁有一座大莊院，房屋甚多；意欲前去借宿，隨便化點齋吃。將走到莊前，只見門內出來一人，便似掌櫃的樣子，此人姓顧名足成，號裕豐，昔年也是好道之人，因被那些不學好的道友裝神仙騙哄他的錢財，上了好幾回當，所以見不得道士，正是前頭打沙子，嚇怕後頭人。且說顧裕豐見譚長真往莊上來，使高聲喊叫道：「道長不用來我這裡，僧道無緣。」譚長真將他看了一眼，意欲開示於他，不知他受不受開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